

T2662/3138.06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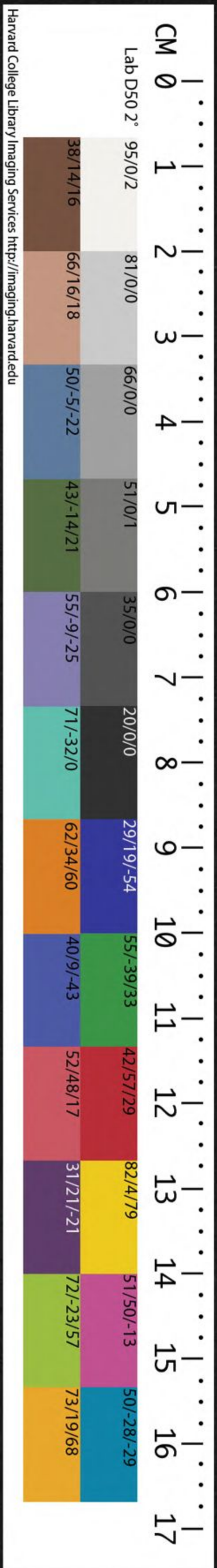
NOV 25 1955

宋
附金

通鑑

續編
十一

卷十四



岡田真之藏書

信佛大藏

新刊憲纂攷正綱目點音通鑑大全續編卷之十

○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咸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

守罷時帝以樓炤言議遠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六朝

東晉宋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

陛下席未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

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以胡世將為

四川安撫制置使○金班文直小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

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王安石發春秋不列於

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

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

胡安國進春秋傳

都建康罷

信佛大藏

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者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
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先是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
秋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居常禁中亦自
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
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一鼓罷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
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
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
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間關江南苟存社稷在離之六
五出涕泣若戚嗟若吉之時也且新嘗膽猶恐不及顧乃優游於
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過若將鑒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
義莫大於復讎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
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
酒色而自以學書賢於他好是誠賢於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
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之徒弊
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
著之

秦檜
入相

○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三月以仲儻為嗣濮王○以劉大中
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

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

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

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叩大任於帝而不

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

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金以韓昉為翰林

晏敦
憂奸
相入

學士○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使為陵思謀來

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察刻豫次致使指會薛漸自可南還言于金主請以發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韓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完顏宗壽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壽折之曰我待宋人

完顏宗壽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壽折之曰我待宋人兄死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使特滿盧虎位在韓本上德賴宗馬附之由是滿盧虎執義以可南來○金以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安來○金以

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珪衢州田以奉先聖祀事

田比五頃特○王庶自淮南還○素威嚴及視師坐營自大將

拜賜○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為奉迎

梓宮使如金○八月金始頒行官制○金以所都會寧為上京改遼

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按出虎水原于此故名金源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天興中京

大定府則○九月京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冬十月劉大乃遼舊云

中罷○趙鼎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故罷○以勾龍如

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

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

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

秦檜 堅君 和議 謀

韓世 忠諫 和議

留身奏事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

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蓋不擇人為

藁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

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知平江府何子誣

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誣不肯拜金詔

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

不許及金使張通古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

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

為倍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

洪澤有二一在鳳陽府并始縣北三十里一在淮安府山陽縣界未知孰是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樞密院編

脩官胡銓乞斬秦檜詔銓監廣州都鹽倉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曾開當早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

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

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

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

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

怒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壽晏敢

復魏石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

瑄朱松朱子之父時張擴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可許忻趙雍皆

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變

末有

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

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

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

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

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

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

貪淋無厭文公集註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與淋通縱使聽其詔令

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

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脍削土宇音諫謂

侵奪也前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及為兵端以謂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和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

之非

胡銓
抗疏
極言
和議
之非

務詐誕欺罔天聰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蕃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力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咎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日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石晉謂晉高祖石敬瑭也。敬瑭以契丹之兵以滅唐而有天下。嘗稱藩奉貢及割地。以界之。微無也。管仲與鮑叔牙為友。鮑叔知其賢。薦於齊桓公。以類上稱仲父。尊周室。撥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衽衣衿也。彼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

而近伴食中書。唐玄宗朝。盧懷慎與姚崇同拜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由之。時人目之伴食宰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

胡銓
乞斬
秦檜
孫近

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
取充位而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
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記曲禮篇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區區之心願斷二人頭竿之藁街藁街在
之意誓不與仇人共生也南門內藁街舊有蠻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趙魏欲共尊秦為帝
禮義而亡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不好願為之民也
上連貶竄宜興宜興縣名屬常州府進士吳師古侵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于
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慶州安
遠縣皆死焉袁州今為府慶州今屬江西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
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
是不聽遂求罷從之○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榜諭及金通和○

張俊
言和
議之
非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
史莫將為起居郎不敢拜監察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劾
書張壽率侍即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壽終不易前論○作慈寧宮以皇
幸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已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春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
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
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
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
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
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
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
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

按武求盟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

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

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

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

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

可恃故雖再敗固陵固陵在開封附陳州城西其心不悔茲一事者足為今之戒

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

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

鄂岳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潘之語疏入

秦檜益怒遂成讎愆璘在鹿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

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言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

岳飛言和議之非

只精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明州今寧波府比較務楊偉皆上書極

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奉護梓宮

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遣判太宗正事士俵乃子兵部侍郎張

壽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責

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

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叛圖

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幸民志

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

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物

謂死也言其同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

乃除焞大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

拜○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尹焞不拜翊善

李世輔自夏來歸

以三玠為四川宣撫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者有謚始此○一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以李綱為胡南安撫大使張浚為福建安撫大使○以郭法為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歸之○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以孟庾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世輔年十七隨父末奇出入待陣金人犯鄜延盜畧王度募間者世輔應募有功度大奇之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末奇父子官末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末奇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取矣元木授世輔知同州末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虜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十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撤離囉囉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陽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戰皆捷世輔懋高原望追騎益多與撤離囉囉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撤離囉囉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

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父矢故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竄澧州推官韓紉于循州以上書論和議之非澧州今惠州府是○以孟庾兼東京留守○士儂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奏曰

初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末奇即挈家出城至馬超谷口而玠為金人所及家屬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了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領得二十萬人生禽撤離囉囉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其感天之仇夏上即以二十萬呼曰劉廷今復歸宋世輔取救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人哭乃拜王樞後叱不從遂禽之夏兵大潰世輔獨持招旗○六月皇后邢氏崩得萬人乃禽善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遂歸○六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言金世亦可

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惟言萬世略使吳璘為秦鳳經略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副延經畧使屯延

金人執王倫

安以守陝○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于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論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留歸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捷懶等及

金人○秋七月以胡世將燕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河池縣名今鞏昌府徽州漢中府鳳縣皆其故地○金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國王宗雋為左丞相復附之捷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宗雋皆伏誅以捷懶屬尊釋不問出為行臺左丞相居燕京

金以兀朮為都元帥○金以杜文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捷懶等復謀反伏誅○蘇符如金賀正也○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嗣濮王仲備卒○十二月李光罷

議不合故也

李綱

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春正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

為遠人所畏服

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

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為南渡之偏安耶惜哉○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

守○夏四月金蜀國公銀朮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金人分道南侵兀朮至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

分道南侵

金兀朮以歸地于宋為非計遂與幹本定謀金主乃如燕京命兀朮自黎陽趨升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聶離攻山東李成攻河南○金冊李仁孝為夏國王○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

劉錡議順昌守

葛王烏祿太祖之孫。金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金撒離
 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金烏祿圍順天府，劉錡敗之。六月
 兀朮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朮走還，順昌圍解。初，劉錡赴東京，率所
 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浙江）
 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王暴兵即下令兼
 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
 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
 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
 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孳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
 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
 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
 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

守禦

去者。其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
 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予備
 戰守，婦人礪刀劍，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轆
 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月
 粗畢，而金旂兵已涉颍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國圍城。錡預於城下
 設伏擒敵將阿里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
 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
 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先是錡傳城築羊馬垣，穴
 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轆端，軼著于城，或
 止中垣上。錡用破敵乃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
 者敵稍却，復以步兵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
 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克募壯士五百，夜斫

劉錡
敗金
馬

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古弔反大呼如也高聲也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渡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鄴瓊趙榮等帥十萬眾來援過淮寧淮寧府名今開封府陳州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冊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

大敗
兀木

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也歷反也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穎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君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按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庶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按營去錡遣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木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鐵甲號

鐵浮圖戴鐵兜牟兜牟制之所以備首也牟一作鑿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索索再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六兜牟太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擊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其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申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擁眾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吳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敗

飛班師

韓世忠金人敗

于西京○郭浩使鄭建文敗金人于醴州醴州今西安拔之醴州今西樓炤以父喪去位○王彥敗金撒離喝于清溪嶺撒離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儂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畧而自率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飛及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二月張俊使宋超敗金人于朱家村○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今屬平○岳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穎昌復穎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最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

岳飛

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

取金

汝州屬南陽府河清今孟津縣伊陽今嵩縣俱屬河南

安置

大敗之○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城父縣名在陽州金烏祿及

于朝

鄴瓊棄亳州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時鄴瓊與烏王烏

趙昂

祿在亳聞德至日夜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

承故凡可以為

振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安置秘書少監趙昂于潮州○秋七

野兀木

月岳飛使張應會李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荐之

馬足拐子

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木

勸曰

大懼會諸師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伎窘矣乃日出挑戰且罵

突戰敗之

之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

穎昌岳飛使王貴敗之時兀木既敗于郾城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

臨穎縣名屬開封府揚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輟與之戰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

死焚

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木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謂子雲曰

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接王貴既而兀木果至貴將游奕雲將

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

木墜其金吾兀木引兵還汴○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

岳飛
敗金人于

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垣曲遂

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斷金人山東之道○岳飛大敗金兀朮于

朱仙鎮朱仙鎮在開封城西兀朮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

遂自鄆城還鄂州金復取穎昌淮寧府蔡鄭州飛固辭職不許時梁

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

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臨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

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

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

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黠堅黑也言其凶暴若夏桀也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

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忙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

岳飛
說意

秦檜
詔沮

來東開元城外淮寧府濱州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

之西今之利涉軍是也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願

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

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

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于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

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

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

類矣如淳曰淮熱也言無復有活而唯食者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

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

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

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均責其來何

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

河南地復

張九成

不免况欲成功乎。元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元术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八月以張九成喻樛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揚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王。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寘首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為再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揚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淮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

李易論韓世忠罷兵還鎮

金封孔子後得

柘臯

李易論韓世忠罷兵還鎮。○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知金州。節制陝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撤離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土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十二月金以阿離補撒離喝為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土人徙居。以知柳州劉頤為御史中丞。劾奉檜主和議。出為淮東提刑。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春正月金元术入壽春府。遂渡淮入廬州。○詔揚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主初服衮冕。○二月玉德復和州。金元术退師。昭關在和州含縣北德又敗之。遂復昭關。○詔韓世忠帥師援淮西。○揚沂中劉錡及金元术戰于柘臯。大敗之。遂復廬州。初元术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援之。錡渡江與張俊揚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閔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

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元木以柘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元木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柘臯河在庐州府巢縣西

南巢湖在庐州府巢縣西錡命曳新登橋湏臾而成翌日沂中王德

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元

木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首

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軍一發而斃棄勝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

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

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保于紫金山是役也

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元木復親帥兵逆戰于石步

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陳山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紫金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

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公天水郡今華故

遼王延禧在豫王○金玉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

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

景仰大凡為聖莫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

以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元木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

金玉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俊楊沂

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帥師

還鎮○岳飛帥衆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金元木自渦口渡淮北

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揚沂中還師臨安○夏四

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時秦檜力主和

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世忠俊

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故有是命

蔣誼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始終以和自愚若此者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鬪虎賈金而禦盜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買為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則知買為無罪而見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者辭取之夫金之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膽寒既而復敗於鄆城又敗于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垂涎有吞江南之志自知無能為也吾固知彼君臣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澤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貪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相嚮則取中原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二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以為羈縻之策畫淮水中流以為界則我有仗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息民於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

體信且有隙一鼓成擒未為晚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張

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頒上天悔禍之詔赦恩扶遍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固知其和終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說金即僖公刺買以說晉焉得為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飛於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幾為神而飛不達此惜哉

以計檜
將三
兵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

罷劉

總領軍馬錢糧官○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金太師領三省事幹本卒幹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六月以秦檜為

光世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

羅剗

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駁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
 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知不可徒為空言當見
 之行事方之常世忠岳飛不逮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秋七
 月以范同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
 張俊揚沂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
 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荆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祀之
懷其存趙後也○罷知温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
 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知不為檜所容以日疾請祠杜
 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
 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括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
 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

金元
 木遺
 檜書
 岳飛

十九卷與詩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岳飛罷初飛
 在諫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亦已下之
 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
 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嵬軍飛議不肯俊弗悅俊又欲脩楚州
 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
 景著阻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
 著下大理將以劾搢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
 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無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先
 是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而欺其主耶兀木遺檜書
 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
 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

諫議大夫方俟尚其高音屑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
進及與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綱目斷曰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
功張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于後金人忌之于外群小忌之于中
苟能見幾明決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危
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乃陷其坎窞自是而罷官自是而繫獄自
是而屈辱自是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唯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
不謹而貽後憂密公亦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為秦檜
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鞏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
璘按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中劉家園請于胡世
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槍若前坐

吳璘
法

不復進次最強弓次強弩晚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
則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
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
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
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
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
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
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坡約二
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入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
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
果出麗戰晉灼曰書數殺人為麗蓋類師古曰麗字本從金麗聲轉為
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

萬人胡彘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南首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西矣。詔至。諸將各還鎮。胡世將惟浩歎而已。○詔復劉子羽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張俊嘗為子羽之父。諭部山諭。蓋之。至是。俊為樞密。遂薦其才。故復用焉。○莫將還。自金詔以劉光遠為金國通問使。○冬十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為金國通議使。魏良臣遣重奏遣良臣往。○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然。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問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鳴兒。以奸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

秦檜使會議奉檜奏遣良臣往

即言。詔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証。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承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且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

四字

深入

膚理

命諫議大夫万俟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
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

奏書音義曰逗留曲行避敵也尚書曰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
漢法兵行而逗留畏懦者所

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尚又使于鵬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

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儂

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中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

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也

宋史論斷曰矯詔者專恣無君之辭楊氏曰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文設險

陷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文設險

中之險坎險也實險中之險也蓋金人之所忌者惟飛而秦檜所

忌者亦飛以為苟不害飛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友

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主之張俊万俟卨又從而

成之誣累張憲株連岳飛羅織繫獄噫檜何難於飛飛何負於檜

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何得而粉飾之哉故書

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累之

非即此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宋事之興廢從可知矣

仁瓊山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殺之而此特筆帝下

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

藉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為君可以欺其蔽也春秋於

其臣不能討賊而又不越境而還歸之以弑逆之獄然則高宗之

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誅之罪準以趙盾之誅又

秦檜 附會 岳飛 獄 韓世忠 忠 不平

忠世

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况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免而檜答以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民伐罪之師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國公尋進封成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類直成安順慶府蓬州奚童奚本東湖之別種唐人呼執事賤者曰奚童西湖在杭州府城西顧直猶言秦直也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持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械規畫莫不精絕○金人取澤州○

陝州

○十一月范同罷秦檜惡之故也○安置提舉洞霄宮李光

于廣州今梧州府藤縣

○魏良臣及金蕭毅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

州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及金平畫淮水中流為疆以唐鄧二州

界之詔川陝宣撫司坊出兵生事招納叛亡○以何鑄簽書樞密院

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

表畧曰臣某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

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畫屬光化軍為界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相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李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極降命仁氏陪其回家臣今既此誓未伏望上國蚤降誓認庶使弊邑而有德焉鑄全沐見兀才遂如會寧○詔周聿莫將鄭剛

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以界金人○秦檜殺萬壽觀使岳飛于

大理寺欲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

死矣年二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今律謂斬刑為棄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

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韓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元升

秦檜 殺岳 飛岳 雲張

平畫 中流 為界

飛死
金人
酌酒
相賀

飛天
惟忠
孝

上書訟飛冤下大理欲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
以蠟為彈丸置書其中故曰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
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城讎虜為念自
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
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妹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
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
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啣掠卒有疾飛躬為
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壻
其女凡有微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
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

飛
廟
廟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
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
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
檜勢不並存者也

呂東萊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
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
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
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
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
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木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
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
強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

額天而無從也

先儒松雪翁曰為忠臣見忌於奸臣賊臣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斬向之殺屈原奸臣也張巡死於祿山顏真卿死於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臣也亦奸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奸賊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為千古奸賊權臣之戒愚觀武穆王奮身戎伍位至將相其英雄謀畧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為賊檜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為侯塑繪其像於王之左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者無不

蕭檜嗚呼頌咏稱嘆蓋其忠孝之德雖千萬人而曠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張俊万俟卨三賊至今士大夫言其奸者無不切齒之恨欲剗其心而食其肉不及王守祠之大也

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庚辰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列紹興元年○夏大慶三年

金衍聖公孔璿卒子拯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晉安郡王今保寧劍

州○何鑄還白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

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

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

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

鑄至金者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

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常氏○金改封

劉豫為曹王○三月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

其拔岳飛也齊安郡今黃州府○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夏四月策進

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熿等及第秦熿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熿養之南省擢熿第一

南省禮部也唐開元中置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省為北省檜以為嫌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專

主和議云○以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

儀使○金使劉筈來以袞冕主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宋史論斷曰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來冊帝

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貶中國之鴻名受夷狄之穢

號悲夫

丘瓊山曰嗚呼帝者中國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應人心者也所

傳者二帝三王之統所賤者祖宗列聖之阼况高宗被袞冕即皇

帝位郊天享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

冊被其袞冕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自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

稱者何等號耶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天理人倫於是乎掃地

天冠地履於是乎倒置秦檜之罪上通乎天矣或曰此非特高宗

之創始前此石晉固已行之矣嗚呼敬瑭一武夫爾事出於救死

非得已也君子猶不之與焉况高宗繼體之君而啓有宋一代中

興之業者乎或曰高宗亦為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

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為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

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者此也

○金王立其子濟安為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諸班勃極烈即位至是始正名位定制度焉○脩

臨安府學為太學○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沈昭遠如

金○初置榷場于盱眙○金主宴群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輒飲以酒

日知卿等意明日當戒然未嘗止也至是日盡醉乃罷○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

于道州○以吳璘為置成岷鳳四州經畧使○秋七月竄福州判官

復竄胡銓

胡銓于

新州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故竄之

○八月何鑄能

秦檜以其不附會岳飛之獄然

皇太后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帝氏至自金歸

于慈寧宮

○鄭剛中以商秦之半畀金人棄方山和尚二原以天散

關為界

商州今西安府商州屬鞏昌府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

邢氏之喪

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

劉定之曰

高宗之與金和也謂使者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

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又曰朕北望庭闈

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告之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

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於是宋上表稱臣搆金降詔

冊命宋皇帝歸帝后及徽宗鄭后等喪噫高宗於此誠屈矣然為

其父母而然則志可矜也假令不為之屈而金人於其父母尚存

者幽囚困苦之甚而刀鋸鼎鑊之已死者舉而委之於壑孤狸食

之此姑嘍之高宗雖偃然帝于江表亦何以為心哉當時相臣

忠義者雖云有若澤綱呂浚將臣智勇者雖云有若張韓劉岳恃

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制兵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而回徽欽

之轅以南向豈易能哉故高宗之志可矜也不可以全斥其非也

古之人處此有高宗所不能及者曰漢高帝又有不能及高宗者

曰周平王故吾以高宗為可矜焉何也漢高帝之父曰太公為項

羽所執置於俎上謂高帝曰若急下不然吾烹若父高帝應之曰

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幸分我一

杯羹其言不少屈者以羽兵少食盡可脅而與之和也故侯生繼

往御太公以歸高宗奔播海隅僅存餘息何能及此哉至如平王

之父見弑於申侯於申之有難也平生遣兵為之戍守以救其危

亡是則非其力弱不足以復讐若高宗而直忘親以事讎爾故力

足以制仇敵而使其親來歸者上也力不足以制讐敵而自屈以歸其親者中也力足以制讐敵而無意於其親者下也此漢高帝宋高宗周平王三君之等差也若乃高宗銳意和金而信奸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岳飛以就之則愚惑甚矣豈可終恃哉漢高帝既歸太公之後即取羽於固陵使高宗既和金之後岳飛尚在俟彼之渝盟也而伐之不亦善乎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贊宮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為金房開達四州經略安撫使○楊愿如金賀正旦○金置權場于壽州鳳翔府○冬十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宋固陵在紹興府會稽縣南寶山以懿節皇后祔之尋改曰永祐○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十一月貶何

免

為秘書少監以其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

諷臺臣江觀論之俊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靜江今桂林府寧武今保寧府廣元縣靜海今揚州府通州清河今廣平府清河縣及東昌府

尹焞

注特厚然志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質直弘毅身體力行程順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

羽能

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

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詔秘書少監秦熈修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子熈領國史自檜再相

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為已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十二月金太子濟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金皇統三年○西遼紹春二月作景靈宮于臨安○三月

月築太社太稷壇社稷壇在抗州府治北○築園在府城南○夏四月頒鄉飲

酒儀于諸州○閏月立青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

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五月金初

立太廟社稷○六月程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

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

人還餘皆物故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患遣人追之七騎及

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歸養母帝

行人
洪皓
等歸

言
無中
原意

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金檜

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大

朝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悻謂皓子适曰尊公信

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遣江凱奉迎

累朝神御于温州○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俯卒詔晉安郡王瑗

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累朝神御于景靈宮○十一月有事于園

丘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使完顏擘來曠正○初營田

求遺
書

于關外○建秘書省○求遺書

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紹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

欲以倫為平遼二路都轉運使平州今永平府欒州為焉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

金脅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伴益殺之倫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

金殺
行人
王倫

翼卒

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汚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兩霽三日聞者哀之○作大學友國子監即岳飛第為之太學凡十二齋○二月方俟尚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翼字彥禮幹次子子翼天性孝友平居閱書不自精敏長於理財至問善衆歛者則深惡之其為州必與令約曰公事勿彼無第簡易毋擾民可也凡聽訟甲乙迭問理徹而情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常曰翼吏何必嚴威顧令本行文書亦不觀也○夏四月作渾儀

○禁野史秦檜為人所譏故也

許潛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否而斯民以休以戚好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詔後世使為之鑒戒也又奚為而禁乎蓋夫君相自知其所為不善而恐其聞於後世故禁使勿書以滅其跡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而

不可得而禁也何也蓋君相有死之日而人心未嘗死也人心不死而君相死則固有能識之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檜知不為天下公論所容既以子燿領國史脩建炎以來日曆又以孫坦脩撰實錄以掩其過惡今而又禁野史俾不得以紀述朝廷政事檜以已之過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而知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其壅蔽人言劫制君父誅鋤忠良和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書而纖悉靡遺故不必野史也又烏得而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不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傳也然則野史之禁亦奚為乎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平江府以

李椿年領其事○金使烏延和來頓顛○六月黜配太學生張伯麟

于吉陽軍伯麟嘗題壁有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吉陽軍今吳州府

使越吳王闔閭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於復讐朝夕則新中出入秦

檜怒故也○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楊政為利州東路安

撫使○徙趙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

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死以不換檜見曰此老佶強

猶昔○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十一月徙李光于

瓊州○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揚原簽書樞密院事○刻帝書六經于

國子監

國子監

○夏六月乙亥朔月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冬十月

楊原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熿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祠○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鍾○金右丞相韓

企先卒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其勳後進為已責任

高麗王楷卒子梲立○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

才號為國師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

響凡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金主郊天就劫殺之先期

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

師瑗皆遇害闔門無唯類○秋九月以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國

金劉豫死○冬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之長子

金殺
字文
虛中

國子監
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小傅子羽太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

國之願當事之艱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寧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絕傾贊倒廬闔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喜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放萬壽觀使張浚于連州先是浚因慧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大夫人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刃不言而召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不可犯

張浚
放張
連州

張浚
上疏
得服

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又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興彌文謹言其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泰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

若谷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

三月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安若知院州洪皓于英州○秋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

府李璆權四川宣撫司事時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八月

清遠軍附知州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鼎居深處門人

故事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師張宗元時餽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

救求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

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

張浚
放張
連州

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箕尾東方之宿名氣作山河壯

本朝遺言囑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

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敏可圖雖可復惜其見忌于擢齋志以

沒齋行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稱首焉○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七年○夏大慶五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熈

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熈為觀文殿學士

燕侍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

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熈惡之遂降官奉祠○罷四川宣

撫司以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

亮本名由古乃太祖孫而幹本之子也為人標急憤忌殘忍任數○

秋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

相○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太師

秦檜
顯忠

三事兀木卒金自粘沒喝死捷浦靈元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
論功以為粘沒喝後兀木一人而已○十一月徙胡銓于吉陽軍○十二月金以完

顏亮為右丞相

已巳十九年金皇統元年十二月以後廢王海陵煬主亮春三月癸

未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為木保領三省事亮既得政益要譽

其惟○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先是四月壬申夜大風

有火入金主寢內燒燬金主移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

舍拜木人畜皆飄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金主

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

○九月金復召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莫則其故大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十一月金主殺其后裴蒲氏

未既沒其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造幽怨至於手刃侍臣至是積怒于

后遂殺之而召胙王○十二月金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史臣贊曰。金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敬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

金主亮追廢其故王。置為東昏王。○金主追謚其考梁宋國王。幹本為帝廟。號德宗。○召隱士劉勳之不至。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泰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

克擒殺之。時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遮檜。有與刺之不

中。逮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

欲殺汝也。詔磔于市。樂陵格反。裂也。○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

為皇太后。幹本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馮下

此及入宮。見金主。○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俊簽書樞密院事。

○余堯弼如金。賀即位。○以秦熺為觀文殿大學士。禹壽觀使。○緇管

右承務郎李孟堅于峽州。先是秦檜命兩將轉運副使曹泳究孟堅子

胡寅

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

除名。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頴張壽許忻賀求中吳元八人比皆緣

坐黜降有差。○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

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狄。檜怒。遂陷以李

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遂貶。○夏四月。置力田科。○金主

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蕭王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肥宗

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

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

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書省譯史蕭王上變。遂召

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胡里甲等繫鞫。至則殺

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

車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

金主大殺宗室

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車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

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皆絕。

立瓊山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

而害及其戚屬。當是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粘也。夫中華

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陵天子之尊。是不知

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於其子孫。俾

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

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

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強力以為中國受害者。亦可以鑒已。

○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六月加秦熈少保。

○秋七月除新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

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金以蕭王參知政事。○九

月竄太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冬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元

帥。○嗚呼。平章政事。李吉。工部尚書。謀里野。夷其族。於是斜也。子孫

百餘人。謀里野子孫二十餘人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

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

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三月金營宮于燕京。金

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制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

之中。與金主意合。乃詔置燕城。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千

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編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

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秋七

月以曹筠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言。金人不許所

請。○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西遼紹興十一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

巫伋使金

之荀子梅容州秦檜意也。府程知縣。○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

秦檢
竄洗
燁

州竄監都察院王遠于高州以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夏四月
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其
天崇義節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樸
簽書樞密院事。竄從政郎楊煒于萬安軍管草書議和戎非便故
也。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春三月金遷都于燕改燕

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甲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以王循友

知建寧府。○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

親屬皆從蜀留徒車太后于會寧大氏在燕常思念徒車后謂金主

曰徒車后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車后

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

徒車后階來我死必迎致之當如事我制置使。○金主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冬十月宋撲罷。○以史才

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阿懶為昭妃召高王烏祿

妻烏林答氏于濟南烏林答氏自殺時金主恣於淫泆於宗族姪女

無所忌耻皆與之私又召烏祿妻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

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良鄉自殺。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皇后即春正月金蕭裕謀反

伏誅裕在相位持功專恣勢傾朝廷金主倚信之裕以金主猜忌

三月竄何允于英州○夏四月以孔措襲封衍聖公措子○五月癸

丑朔日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

丘瓊山曰元以來鈔制始此按宋之交會其制益考。金史交鈔之

製外為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

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際實

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之法此後則錢自

秦檜三世

竄相

下趙鼎子汾等

檜十人于死不能書秦檜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振于池州以符中行代之○以秦墳修撰實錄院墳檜孫也是年舉省試殿試皆為第一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墳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檜熈語遂擢張孝祥第一降墳居第三至是修撰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加秦熈少傅封嘉國公○金致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它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于昭欽州昭州今平樂府欽州屬廣州府○竄通判武崗軍方疇知雷州王超于永辰州秦檜惡疇通書于胡鈗也武崗軍今寶武崗州○西遼王夷列卒遺命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帝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禎三年天盛七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內燁于化州武崗軍仁和縣屬杭州府化州屬高州府○夏四月施鉅罷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秦檜惡同岳飛姓故改○秋七月進封李夫祚為南平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寺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鈗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謫居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熈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許人語言以

中傷善類或恐觸已諱畏言國事則止言之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塞責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謁告歸休也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

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正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秦始皇之禮

或曰檜端山車金根之色於是作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

錫者何休曰禮緯合文嘉曰禮有九錫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

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與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

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

缺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鉉音說解與馬謂大輅戎

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則謂南宮之樂也朱戶謂所居

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謂所

之弓矢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鉉音說解與馬謂大輅戎

也及病帝幸其第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以遺表有云願陛下益

堅隣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十九年

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頑鈍無耻者率為

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又陰結內侍及醫士繼先伺上動靜即

同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义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

解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

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

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

宋斷曰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焉蓋宋至高宗危亡已甚有檜挈

家北還專主和議以罷四方援兵上蔽日月之光下亂彝倫之叙

大讐不復孤二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七廟禘嘗之祭陷衣冠

於左衽喪廉耻於夷風如害忠良殺岳飛而并父子擠排讜論竄

趙鼎以及諸臣賄通四夷冤含九地惡固同於構杙凶實類於窮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

十一

湯思退參政

祖背盟專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歟不然何朝士皆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卒使其秉執大權也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王芝則知亡宋之禍也兆於是矣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永鄭億年于遂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主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十一月以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儂為嗣濮王令諲黯為安定郡王二王自今慮士儂卒後秦檜不與繼封凡十餘年○十二月詔復張浚折彥質方俟尚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郴州胡銓于衡州召王鼎厚奉朝請○董德元

免以沈該參知政事○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

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符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

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禎三年○夏天盛八年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江藻

鄭剛中舊官○安定郡王令諲讓封于其兄令恪詔從之○金以蕭

王為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

以方俟尚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

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夏五月以沈該方俟尚為

尚書左右僕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

淵聖皇帝崩于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

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

特進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聚

沈該 方俟 高入 相 欽宗 崩于 金

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湯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
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君喪為嫌適有星變求直言浚上言金人數年
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金可信湯然莫為之備沈該乃俟
尚居相位心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于金疏進方俟尚湯思退大怒
復安置永州○金主改葬其始祖以下十帝于燕之天房山在順天府房山

胡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著讀史管見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西遼崇寧四年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

○三月方俟尚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四川制置

使蕭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金初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月金初鑄銅錢先足止

也錢○十一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西遼崇寧五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

楊伯雄金王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知思阿補至是病死追封
宿王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
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
父所為豈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躰中不佳問或不視朝
則是少得人幾拜耳而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
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
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醢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于此木或不亡內作色荒以下書五子之戒篇也色荒惑嬖
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醢者皆
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離繪飾也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
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賂者
乎外聞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
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

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杖而釋之。○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主綸同知院事。○孫道夫還自金。具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湯思退不以為然。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之

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

李通參知政事。金主嘗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

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幅廣也。負均也。言疆境廣。可謂大矣。仲

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天

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遂遣使籍其諸路丁壯充軍。○九月。以王

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軻音為嗣濮王。○作損齋。帶以治道貴

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中。以為燕

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自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

作損齋

能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其於益而不知思。夫損則莫益。擊而損必招於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地損矣。邊兵屢屢。國婦妻鬻。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於此。則新嘗。膽勵兵北向。以求北。其所損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而卑陂往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于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於遷徙未定之隙。築室自居。以損為禱。委曰。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寡欲。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為也。高宗為天下主。而當厄難。父兄之仇。待之為復。生民塗炭。待之為拯。日夕皇皇。以求益之。不暇而可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則以備信。賊檜稱臣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畫淮自守。而疆則損。殺飛竄銓。而士則損。野有餓莩。而民則損。而無乎不損。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冬十月金營宮室于汴京。○十二月安定郡王令格卒。

已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盛十一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

雖民間當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此

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二月金造戰船于通州屬

順天。○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于諸道。○夏五月，貶禮部

侍郎孫道夫知縣州今屬成。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

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其端？道夫對曰：彼殺其君而奪之

位，興兵豈問有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

用張浚思之故。貶。○六月，以王綸為金國奉表稱謝使。○提舉江州

大平興國官張九成卒。○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

參知政事。○復以令諤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路。○九月

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安，發帝

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論事，俾其勿悞。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

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以李壽為

幹辦公事。初，壽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備求正史實錄，旁採

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

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至是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聞壽名，薦

之。翰林學士脩國史周麟之，言如雙流縣李壽，嘗著續皇朝公卿百

官表九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壽傳學，剛中正張浚、張壽成器重之。

秦檜盛特嘗遣人論壽，意欲得壽以通問，即召用之。壽。○皇太后章氏

崩。年八十。帝事太后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

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以諫。○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

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以諫。○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

湯思退 康伯 入相

李壽 脩公 卿百 官通 編鑑 長

貶孫 道夫

庚辰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

以平大
宗正

院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進封建王更名瑤。先是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帝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眾皆前賀。帝曰：朕又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臨，必生聖子，為此以繫人心，不可無也。帝復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宮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於人。○三月以皇姪恩平郡王瑒判太宗正寺。名號始定

○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舟師平之。金主命文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舟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徐度如金。賀生也。以張一俊監廣州都作院。橫渠

先生五世孫也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二月世宗雍大定元年春正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度還

金主南侵 遷汴

自金時金主南侵之義既決乃密隱畫工為奉使中俾馬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遣使徵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之喪

丘瓊山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以陳康伯言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故也時宿將無在者唯劉錡在荆南因召之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鈐曹時苦吏為奸思

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緡

閣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即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六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

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刺窩幹文初金主徵其伐宋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接近隣國世世征伐阻與仇然若男一盡從軍彼以其來則老弱必盡繫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移刺窩幹遂反○金主遷都于汴○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還○秋七月

金大括羸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即沂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

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俾不欲行康伯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

魏勝 復連水軍 海州

辭行遂坐免。○宿遷人魏勝起兵復連水軍及海州。勝多智勇，應募者甚眾。勝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擢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比度淮南，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連水軍今屬淮安府安東縣。海州今屬淮安府是。」○以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徒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遂弒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吳璘敗之。復秦隴，死州先。是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天散關，遊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即殺金領也。在漢中府界陽縣西北。駐軍青野原，益

金主 弒其 母大 奉南 侵

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制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責至寶雞渭河。渭河在鳳翔府寶雞縣治。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

吳璘 敗金 師

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友直博州高平人，幼從父左游志復中

王友 直起 兵復 大名

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時金遣國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勢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守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殺之。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救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間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創，肩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暗勝步入，若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若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出若越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絕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

至寶雞渭河

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責至寶雞渭河。渭河在鳳翔府寶雞縣治。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

州金師既退

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遣使入朝。友直博州高平人，幼從父左游志復中

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克之高平

縣屬東昌府博州即東昌府。○冬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

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

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時金遣國攻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魏勝出兵迎戰，大敗之。殺鎮國軍勢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守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殺之。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救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間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創，肩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暗勝步入，若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若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出若越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絕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

如兩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益力金兵死傷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視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子公佐規我至海州遣人報之寶趨風赴接金人不意寶至乃引去勝出城迎寶遂俱至次于唐島膠西縣今東昌府膠州周

州南在膠 ○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于淮陰淮陰縣在淮安府城西初錡兵至揚州建大将旌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在淮安府城西

金人立世宗

以扼金師金人以擅裹船載糧而來騎使善没者鑿沉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初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烏祿猛安福壽高忠建厲萬家婆婆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邵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

于略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說里朵之孫也初封高王性仁孝沉静明達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

留守高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太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祿是為世宗光天

王權師潰

陳康伯議

亮遂入廬州錡遣大将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金蕭琦入滁州○吳玘復唐州○武鉅復邵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上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聞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綱目斷云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雙事虜委為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嶼中華帝能喚起神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

綱目斷云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雙事虜委為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嶼中華帝能喚起神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

資治通鑑十卷
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言其義自見。

○金徒單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采石山名在太平府城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苛北梁山濼在和州城南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臺江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左督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海中山有島豈皆大舟耶。明日遣總管阿隣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溫都與刺馬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

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兀不喝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解體無所統一也今燕北諸將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欽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出蕪湖。蕪湖屬太平府○劉錡使負琦禦金人于皂角林。在揚州江大敗之。斬其將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留其姪中軍統制汎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成閔復蔡州。○王彥復號

劉錡
敗金

州○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岳陽軍名今岳州府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金人侵瓜州劉汜禦之敗績棄義問自鎮江如建康初義問至鎮江聞金人攻瓜州劉汜以克敵弓射却之乃督鎮江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劉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汜僅以身免錡聞汜散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金王亮遂趨揚州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炊王麟堂王麟堂在應天府舊治取留守王麟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

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晉輿服志五格天子法駕青蓋黃裏謂之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即揮雙刀出

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艦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
 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
 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殺
 之允文搗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追上流
 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
 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及
 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實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已决雌雄金主
 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
 過烏江縣觀項羽祠烏江縣在和州北今省入和州妓東比歎曰如此英雄不得
 天下誠可惜也○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頴死之○金主雍追尊其
 考許王訛里孕為帝廟號睿宗李顯忠至采石虜允文帥師還鎮江時金
 主至揚州允文謂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

往分兵相助乎

京口鎮名今鎮江府顯忠分李椿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

還京口是時金人屯重兵

滁河合縣境內一在應天府六造三牐儲

水深尺塞瓜州口楊存中附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三十餘萬

惟海艦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

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焉○劉錡罷疾篤故

也虜允文謂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

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汜敗發怒不

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

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各

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

沒焉○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招討使○金人入秦州○金人弑其主

亮于瓜州先是金主亮至瓜州居于金山寺虜允文與楊存中臨江

劉錡
卒
金將
無敢
當錡
名

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益安謀克百夫長也益安千夫長也益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船及運船于瓜州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决計於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乙未元宜等率諸將以衆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什地延陵小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收其妃嬪及李通

等十餘人皆殺之

大定二年降封海陵蓋曰揚

史臣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剪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都督府遣使來諭平○十二月楊椿復廬州○以李寶為浙西通

泰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萼自荆襄帥師北去○督朝復鄧州○

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

如建康府先是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允文入對帝慰籍嘉

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裴度聞喜人唐貞元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討

帝幸建康

虞允文之裴度

平淮蔡策勳封晉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
身繫天下輕重者三十年臣事四朝以全德終始
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帝次于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
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制。

壬午二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帝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

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

平遣辛棄疾來朝。○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以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天平軍本東平郡也宋政和初改東平府今改為州屬兖

州。○以楊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

諭使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

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

原。○帝還臨安府時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

金主
虛心
文諫

朕無北顧憂矣御史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

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廢欽宗

于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謂

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

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又曰朕嘗慕古之帝

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以自使。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

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數奏朕深居九重正賴卿等贊相各思所長

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復游也。又曰臣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閱

而不即且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

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若機要略無獻替可乎。聽斷獄訟簿書期

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

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

金主
尚文

洪邁
使金
不屈

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誰歟浩曰秦
始皇金主顛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放蕭王敬
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末哥及其妻高氏討輔金主亮為虐者也○閏月祔
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雞○
楊椿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于臨安斬之
○吳璘復德順軍環州德順軍今平涼府靜寧州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洪邁如金先是高
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
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
之遂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
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
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
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張浚
措置
兩淮

帝禫
位干
太子

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鎮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
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吳璘使姚仲等復河源會熙州永安鎮
戎軍○夏四月以汪徹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卻
之○金追廢故主亮為海陵郡王謚曰煬海陵郡今揚州州府秦州○五月詔張
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焯為皇太子更名昚○金立楚王兀朮
為太子○罷三招討司以李顯忠主管侍御馬軍司成閔主管殿前
衙門吳玠主管侍衛步軍司○罷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
皇太子所生父子備為秀王母張氏為王夫人○朱倬罷帝還建康
有內禫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
倬心不自安力求去○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
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先是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
帝位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

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綱目斷云書自稱譏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高宗在位三紀于茲時非不义年非不高國不闕而日感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無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間矣

胡新安曰建儲之議雖出於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請趙鼎之贊决然以藝祖之後為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繫恋可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

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于慶曆又自慶曆至于熙豐宜靖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紹百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於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事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已賊擒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陳四明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爭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末世之譏悲夫

丘瓊山曰高宗志氣昏懦不能恢復土宇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不孝之罪固大矣甚至受冊於仇虜稱臣上表犬為中國千萬世之耻吁固然矣然論事者先設以身處其地當其時審其勢然後是以厭服其心使無後辭若但據理而言而不復論其事勢之如何

愚未見其可也。歷考前代人君其君父為虜所害者，凡三焉。周平王，晉元帝及高宗是也。平王不徒不能報讎，而反為讎人之役。此固不足道也。元帝渡江之後，虜勢分合不常，忽起忽值，猶有可乘之機。若夫高宗所遇之虜，其勢方張，視元帝尤為難焉。可為之機，惟在李綱為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河朔人心未肯向虜，中原豪傑未盡忘宋，而虜人莫測中國，猶有畏懼之心。於斯之時，誠能如漢光武躬與諸將驅馳於戎馬之間，度或有可濟之理，失此不為，則後欲有所為難矣。何也？自古敵國有所疑貳，必交相質其所親愛之子弟，以母起兵，端高宗君父母妻兄弟戚屬為金人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凡其中國兵疆馬壯之地，盡為虜有，而甘遯於山窮水絕之處，而馭夫士繇力薄之人，徽宗一派子孫於斯，盡矣。而熒熒一身，僅有一子，而又天死，譬則以一髮而引千鈞之重也。一

時所謂將相者，一彼一此，無有定見，相如張趙，將如韓岳輩。雖一時之選，然補偏救弊，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藉此諸人制虜人之死命，長驅中原，以復祖宗之境土，恐亦未必能也。况其中多有苟安便己之人，見其君無志中原也，則進言曰：上皇有子三十一人，存者僅陛下一身耳。而又未有儲嗣，輕信或者之言，妄興兵端，萬一一有蹉跌，其如宗廟何？非惟二帝不得歸，且併七廟不血食矣。又曰：徽欽失守，宗祧非由陛下，而群臣建議者方且喋喋歸陛下以不能恢復報仇之罪，有如萬分一虜人不道，將二帝母后於邊境，甘心焉。彼喋喋者歸罪于我，又將有甚焉矣。陛下何以處之乎？聞此言者，非真有周宣撥亂之才，而灼知其事之必然，有漢高制勝之術，而逆料其人之不敢，必不能有所為也。况高宗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輔之者始乃柔奸之汪

黃終則剛惡之秦檜也哉然則宋朝終無可中興之時歟愚故曰在宗澤守汴時也若夫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國之計議靡定兵之勝敗不常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為高宗計柰何曰擇形勝之地定為行都以固國基求太祖之後衆建蕃屏以壯王室存越王復讎雪耻之心堅先王百挫不折之志用漢高屈群策光武攬英雄之術庶其有濟乎

宋史筆斷曰天眷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蓋太祖易姓而起以辛苦而平天下以仁義而息干戈弘濟斯民功侔湯武故以天眷有德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久柰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天位不傳諸姪而傳諸子致使太祖子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而高宗自念之於儲嗣惻然興感乃曰太祖以神武定

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則無以慰在天之靈婁寅亮亦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於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備之子伯琮育于宮中賜名瑗立為皇太子復賜名璋史名昶至是即皇帝位是為孝宗嗟乎向使靖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絕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讓而有天下矣今而神器及於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於紹興末年奸臣秦檜死方俟高亡海陵王就戮南北之兵移謀而解既登太寶復有朱熹辛次膺虞允文劉珙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陟降清朝用享馨香豐潔之祀垂一百餘年而後已嗟乎天之建佑太祖者有如此猶謂下民可

罔上天可欺與。然則太祖之祀既絕而復興者未必不由於心德之所致。蓋太祖而受周禪，過於防密，乃遷鄭王於房州，使其沉淪憂憤而沒，則已之子孫寧有不至於陵替國之運祚亦寧有不至於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也。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觀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一人帝潛邸內知客

胡銓復官

○以胡銓知饒州。始復也。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

張浚力陳恢復

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

史浩沮浚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業業自持，使清明在

上封事

躬，則賞罰舉錯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

帝王之孝

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掎角，謂言知逐鹿，謂其

下備其足也。用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特預樞密議，欲

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

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右陳。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

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

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

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卒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舉

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

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

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

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視師湖北京西。○劉珙如金。○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趙樽復光州。○八月，以史浩

為

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虜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金完顏思敬獲，移刺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敗之。金主復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謀衍。窩斡尚有衆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敗之。窩斡僅以身免，欲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都監思敬。其黨悉平。○冬十月，葉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德順軍，吳璘拒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帥師次于睢陽。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還。

節制諸軍，復令制寧經畧宋事。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君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一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幟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召張浚子栻赴行在，栻之見上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新刊憲臺攷正綱目點音資治通鑑卷之十

新刊憲臺攷正批點綱目點普通鑑大全卷之十一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春字元來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初高宗無子育於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賜名瑋受高宗禪任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崩于重華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舉恭南此講和俱得休息矣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禎元年。夏天盛十五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

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劉永新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

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無節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

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倦可謂於子道

無虧者矣夫帝王得養其父古今罕見也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為

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公擁篲迎門高帝奉王卮上壽

帝崩 太上 皇于 德壽 宮

自謂臣所就孰與仲多。文皇使尉遲敬德探甲持矛，道神堯于海池，避暑翠微而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之功，雖遠過孝宗也。而怡愉順承之心，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已以不貲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何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為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與宗之為人，後才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與？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其善為有所感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為善者乎？如其善為有所勉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為善者乎？如其善為有所懲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為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群然之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抑高宗未甚衰耄而遽倦于勤，付諸孝

宗，非惟知子亦可謂知天意焉。天之意遠矣，吾觀諸漢與宋而知之。漢之德澤盛於文景，若武宣者少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篡竊而武宣苗裔陵替矣。於是景帝一子，長沙定王之後起而為東漢，傳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後起而為蜀漢，傳五十年。復漢僭物於再失之後，宋之基業本於藝祖，若太宗者有慚德者也。北狩舉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屬斯盡矣。於是藝祖一子，德芳之後為孝宗，傳二帝一子，德昭之後為理宗，傳五帝，續宋帝系於再絕之餘。夫善積餘慶而惡積餘殃，理之常也。聖人謂有家者且然，則未有天下者，其善惡之積亦大矣。而其慶殃之餘，宜乎遠矣。必有然者，而非誣矣。可不信哉。

○置十科以舉武事。○詔四川宣撫使班師。吳璘還。河池。

書大禹謨班師振旅

注班還也。振整也。或謂出日。班師入日。振旅。河池縣名。金人復取新復十二州三軍。史浩議棄

陝西三路故也

時璘得詔以帝初政不敢違即退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二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勸哭聲震原野

綱目斷云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

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不脩戰畧中原

之境委為外物東南之疆視為末圖吳璘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

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

讎可也夫何詔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高宗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

岳飛之父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父冤請復其官爵錄

其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

曰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問光也史浩沮之

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

人雖在其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奚為而請曰鼎

光之無罪岳飛之父冤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為相而以此慰人望

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鼎光與飛者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

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棫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

之心用師淮壖而宣反江州也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

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太宗曰昔隋陽帝勞中國築長城以防虜今朕用勳

以守邊突厥不敢南不容浮言搖動時金人以十萬眾屯河南聲言

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

濠廬盱眙軍名今為縣濠州名今臨淮備之詔從焉棫浚長子也時

帝倚張浚如長

張棫明敏

開府參佐皆一時之選棫年少為機宜文字內替密謀外參庶務其

辛次
膺鞭

所綜畫幕府素隱曰古者出征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二月黃祖
舜罷○三月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以張壽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
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
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棄
義問之奸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趨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
臣稱次膺為首○以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觀同知閣門事尋罷初命
下張壽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周必大繳其命遂寢○張壽
罷以論龍大淵不聽遂以老辭位○夏四月張浚使邵宏淵帥師次于盱眙李顯忠
帥師次于定遠遠定縣今屬鳳陽府○五月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
縣金泗州守將蒲察徒穆降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濠梁即名即鳳陽府靈壁縣虹縣
俱屬鳳陽府
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
廣溝在鳳陽府西南

復
靈壁

復宿
州十年
無此
捷
帝銳
意恢
復

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
圍虹又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
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
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
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
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
後殿丁練及軍居後日殿亦曰斷後此兵家之最難趣之乃始渡濠
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
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入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
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
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
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特

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

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

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鋤耨棘矜亡秦。勝廣陳勝吳廣也。秦二世無道。勝廣叛於蕪州。自立於楚。王舉兵伐秦。注鋤耨草之器也。耨音憂。犁田之器也。棘越戟。名矜與陸同。戟之霸也。時秦銷兵器。故但存戟霸耳。必待我兵非

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時御史王十朋因論浩懷奸

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張浚如盱眙。○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

宏淵為副使。○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金統石

王十朋劾史浩

符離師潰

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

符離縣名在鳳陽府宿州北。今併入州。睢陽縣名今併入歸德州。屬開封府。是

顯忠擊却之。金孛澈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

陣。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排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百餘

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搥扇於

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

遁。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謂敵兵至。與即世。雖劉旆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顯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

首二千餘人。積屍匝牛馬。墻平城東北。敵兵三十餘人。已上百餘

步。顯忠取軍所執資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師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

昭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宋史論斷曰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也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朝廷新立金虜無可乘之釁江南無可分之兵張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廊延以擣虜虛檄召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酈瓊本與王德等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聽然不聽乃曰非太尉不可此所以有酈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帥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又若酈瓊與王德之不相下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潰而死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績非

其量狹拒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于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已受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驁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貶張浚為樞密使充江淮宣撫使徙治揚州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

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集

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六合縣屬應天府高郵州屬揚州府是關山

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棡入

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

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掣肘言為人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

奏謂棡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

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

庭芳胡氏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文可以見帝委公之

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安置招撫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今順慶府團練副使

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

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

齊能

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惜哉帝嘗奇其狀貌魁桀命繪像

閣下○辛亥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

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奸遂罷奉祠

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

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

家事耳○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總

襲封衍聖公○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以劉寶

為淮東招撫使○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

及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志寧以書貽三省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

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其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

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

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

復張浚都督金人求四州地

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闕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各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復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覲同知閤門事○九月揚存中罷○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郵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帝悔
遣使如金

呂本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

論胡
離之役

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情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來喊歲幣之半思退遣也○盧仲賢有

罪削其官秩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地○詔侍從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時群臣多

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君即胡銓監察

張浚
諫和
非議之

御史闞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目斷云嗚呼宋人惟徂偷安之陋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人之讐暴曰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日何必議乎當時群臣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徂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吁亦過矣金虜憑陵累無忌憚矧帝

所日擊而不容已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直書于冊義自見矣

○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

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決得陵沒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十二月陳康伯罷○以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有足命

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以汪應辰為四川制置使○召峽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冲晦處士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

和○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

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

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

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胡昉
如金
被執

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宗復讎之志何其決也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

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江淮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

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

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

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

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時浚

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

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

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

兵爲虛聲協和有尅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

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瑒族沈勇有

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詔王

之望以幣還。詔荆襄川陝帥師嚴備邊事。竄盧仲賢于郴州

林反原桂陽縣義帝所都。以錢端禮王之均爲淮東西宣諭使。夏四月召張浚

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收扈且廢國不貲扈

舊言疆梁也此貴量也言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

卒餘干縣名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

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

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

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

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

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

湯思退張浚之計

州判張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張俊
盡忠

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
 于杓杖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
 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嶽之一也張俊漢
 州綿竹人寓居潭州因家焉蓋潭至衡不遠
 故數日卒。俊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
 朱晦庵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
 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
 讎耻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
 諛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惜乎俊
 之功未遂而檜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
 事讎為義禮之當然稱叔姪之國減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輒相賀
 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深嘆

陳四明曰史謂俊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
 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方畧
 之宜故一日起自疏遠當樞筭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汴京
 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
 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
 方故時論以俊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揚儀終其身
 不為異同俊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俊不能容李綱
 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丘瓊山曰俊卒不書官何俊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
 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
 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耶指俊

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詳見宋或者不以爲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噫。按何彦澄家藏朱文公墨跡有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執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爲恨本朝楊文貞公士奇亦爲之跋觀文公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行狀浚之子棫爲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爲之諱也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洪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極言淮東守備疎畧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詔海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散弓弩營兵。八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杞爲金國通問使次于盱眙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若將肯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

舉朝
婦人

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無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金主謂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事誰不能之金主怒曰此宰相聽事豈置鷹集處耶。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同都督。冬十月賀允中罷。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院事。金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帥師渡淮侵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走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

魏勝死節

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忠義等遂渡淮。十一月知楚州魏勝及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河清出欲請邊勝規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時四。金師入楚州。金師入濠泗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詔魏杞以所持幣犒都督府之師。杞弗從。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免。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

湯思退免尋死

王之望免戰

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浚卿黃中龔夔長劉琪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惜民為言而已。王抃如金師。詔擇日視師。後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湯思退既貶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詔王之望勞帥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自金師。金人侵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免。王抃如金師。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因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金高景山取商州。

○及金平放。○洪适如金。賀生○金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禎七年。春正月召揚存中還。○魏

杞至金。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

撫招討司。○二月帝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德壽宮在湖州府

之東。○罷江淮都督府以揚存中為寧遠昭慶軍節度使。湖州府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

上皇最眷念之。後二年卒。劔女六反奔走也。亦敗北也。○陳康伯卒。○三月以虞

允文參知政事。王剡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

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

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協杞去。大守杞拒之。卒正敵國禮。

始正敵國

捐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籍甚厚。○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金

許和乃遣仲來報問。其書稱大金皇帝致書。○吳璘入朝。五月封璘

為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新安郡今保寧府南部。興元府今漢中府。○金以僕散忠義

為尚書左丞相。統石烈士寧平章政事。復戍河南。○六月同知樞密

院事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以令德為安定郡王。平

定州。○秋八月立御王愷為皇太子。大赦。愷帝長子也。○虞允文罷

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九月以汪澈

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為

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禎八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

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金命女直人習進

洪适罷

士業。○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五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將帝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以勅葉顥子受金失實出居筠州。○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月詔兩淮總鎮所得自造會子。○鬻諸路營田。○十二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將帝參知政事陳浚卿同知樞密院事。○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詔以宰相領見。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夏天盛十九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曾覲為福建總管。龍大淵曾覲特寵擅權。葉茂良劉度胡沂張震朋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其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于帝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聞乎抑其密司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帝曰。朕何嘗及此。卿言甚忠。遂出之。○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

孫武之法

幸玉津園。○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王津園聚景園俱在杭州。○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成服于後苑。○夏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詔制置使汪應辰王管宣撫司事。徙治利州。今汝寧府廣元縣。玠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傑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許浩曰。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才乎。此慎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軍也。吳璘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之所當法。君相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常試為有不

勝其任哉

○六月以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子也○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七月皇太子愔卒謚曰莊文○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安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圜丘戊辰雷葉顛規祀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顛祀相顛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初為翰林學士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疎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而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剛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

劉珙
言二
帝三
士之
退

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十二月金主以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肇州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武昌縣之西北賜以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各卿服勞之久也因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材優劣惟徇已欲多所陞擢朕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蘇州今保定府蘇州是蘇州同知程棻延耶自今如此苟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

李壽
上續
通鑑

又謂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與必虧忠節矣又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躡訪外任職官庶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又云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右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夏天盛二十年春二月以將帝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將帝常朝替拜不名帝辭許之○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公武為四川制置使○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壽上所脩續通鑑長編壽傳極辭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五月行乾道歷○金主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雅尚儉素嘗謂秘書監秘刺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不信
佛法

惟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天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通鑑梁武帝咸通初捨身於同泰寺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餓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曰祈福何福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六月將帝以母喪去位○召福建總管曾覲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覲至帝欲留之劉琪

劉琪
諫斥
曾覲

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浚卿亦言之帝然之覲快快而去○

秋八月劉琪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帝不悅琪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冬十月起復蔣希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以陳俊卿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十二月蔣希乞終喪許之○西遼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夫蕭朶魯不其舅蕭幹里刺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等巴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一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虜克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克文才堪將相故也○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六月帝始視朝凍浚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

文館錄何

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兵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盪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虜克文為樞密使○秋七月召魯覲入見復以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虜克文諫故復出之○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陳俊卿虜克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克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以黃中為兵部尚書兼

侍讀○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朴知閣門事○帝從太上皇

帝幸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是公武與王○夏四月罷吏部尚

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敝政中貴人皆側目

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緡音綿絲也一貫千絲也為均輸和糴之

陳俊卿罷判福州

用應辰二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雖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卿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大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君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君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自封夏主為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并却其貢物宰相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金主曰彼迫於權臣耳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初夏主仁孝嗣位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為相陰蓄異志

十六

誣殺宗親大臣夏主不能制乃分地與之。○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章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紹興中金使右至俸書升殿北面立搢前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筆洛以為言。華君諫反洛力各反蓋宋之陵墓皆在此處。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襲止可奉遷即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君即張栻又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

知之矣。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訛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棧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賜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在得敬伏誅。得敬密通宋書，言之夏人得之，於是謀誅之。○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視而自立。皓，暉弟也。十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雄初為起居舍人，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用之。○召曾觀提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別函書

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

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與爾國葬之耳。華問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為

東周漢置鞏縣，屬河南郡。各本成周之地。漢置洛陽縣，今屬河南郡。

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祚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

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太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

后。○金主命群臣勿得相饋獻時尚書省臣奏：汾陽節度使汾陽軍今分州

是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

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

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哉。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帝作敬

天圖。取尚書經中

綱目斷云：大抵人主一心莫大於敬，而敬莫大於敬天。能此則君

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於汙下。孝宗

作敬天圖

綱目斷云：大抵人主一心莫大於敬，而敬莫大於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於汙下。孝宗

立太

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于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王○詔僧寺道
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林天台曰宋日徽宗欽宗北轅高宗南渡雖遣使通問屈已講和
而二帝之信終漠然而無聞徽宗以紹興五年崩越二年因何鮮
還自金始知而成服又越五年始克歸其喪欽宗以二十六年崩
越五年因金使高景山來索漢淮之地始知而成服越一年乃以
袞冕葬于招賢寺蓋無復其喪之來歸也嗚呼若宋之受辱於金
可謂至矣及孝宗皇帝立始正敵國之儀而朝廷士大夫少有生
氣符離之敗又沮於湯思退之諛說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
則孝宗雖有卧薪嘗膽之志張浚雖有捐軀報國之忠亦將如之
何哉故賢才之進退繫國家之存亡可不畏欤夫賢者退則不肖

者進矣而胡銓謂舉朝皆婦人誠哉是言也今日遣一使以求稱
叔姪明日遣一使以求減歲幣今歲遣一使請還鞏洛之地明年
遣一使請殺受書之禮而欽宗朽骨下同凡庶故金主謂趙雄曰
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彼豈不知暴露於風日者不
顧而埋藏於泉壤者是索蓋借山陵以求鞏洛其志在我矣故劉
珙謂有恢復之形而無恢復之實使虜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
之也然宋之無望欽宗之歸已兆見於招賢之瘞而孝宗之立則
於欽宗之屬踈何暇更計其存興亡也哉故金之葬欽宗者薄孝
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與之和蓋以見世宗之賢也不然朱元晦謂
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志焉可知矣
○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
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

張栻論張

起復劉琪知樞密院事不

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夏四月以曾覲為安德軍承宣使安德軍今保寧府○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逾人叨竊大位積有歲年魯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為罪復加錄用起之衰經之中付以樞筭之重懇辭再四溫詔未允重膺委寄界以荆襄軍威之任臣感激厚恩悲慟無已然欲仰承霄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于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

朝廷腹心元氣

身既不可起口又不復言一日死亡抱恨泉壤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庶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陛下付臣以荆襄之任者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留意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臣雖不才恐可備使令於異日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劇強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先朝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九廟在天之靈九廟謂太祖所以責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於陛下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於陛下孰有大於恢復者乎陛下天錫智勇生知神聖英武同符藝祖恭儉上侔仁宗卑宮室菲飲食惟恢復是圖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念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何耶臣謂今日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民間孤與百姓同其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國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累無備預及諸葛亮師出祁山祁山任華昌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未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勢事力雖未必及往時之盛然庶累勝之

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虿有毒古人善喻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紜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中外文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僥倖之征圖為恢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於國察其實多為身謀以此竊取美官坐致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虛聲求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脩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丞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

治國
在一
身
念之

之正湛然於方寸之間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
 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
 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
 揉而治亂分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
 兆於此甚可畏也自古盛帝顯王未有如堯舜禹湯宜無待於脩為
 者然猶汲汲皇皇或舍己從人或拜昌言或盤盂有銘几杖有戒孟子
 曰大舜舍己從人書曰禹拜昌言大舜學其所以如此者豈非念慮之
 間深可畏耶陛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侈靡之娛無遊畋之逸前
 世人主之過舉悉無有也然而治效未應則在陛下反已而求之耳
 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以為是而今以為非人有始以為賢而
 終以為否豈無故而然即欲思其故則應事之間用人之際當念前

言去
 依親
 忠納
 諫

日之差審今日之是願陛下退朝之餘清閑之燕求直諫博洽之臣
 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
 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希肯之言必察而逐之
 懼其害吾之仁也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欲其輔吾之德
 也使聖德日新又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下
 而至於任將帥治軍旅以及於大綱小紀刑名度數無不畢張朝廷
 既正元氣既固則疆場自安用之以弭民伐罪則何功不成何欲不
 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
 用未必盡賢材所舉未必合公議邪正未必盡別賢否未必盡分今
 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柔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尹
南江陽人周宣王特為大將○仲山甫之賢友也若猶未也惟陛下留神揀拔
河南人封樊侯○張仲吉甫之賢友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材今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

欲來
直賢

卹民
之實
未盡

知無卧龍伏雛諸葛亮卹人徐庶稱之為卧龍。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鏟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歎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既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倒竊寵榮。甚至於倚託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之氣日益銷沮，利害之實壅於上，聞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趣辨日，前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飲，給文引以追呼。峻鞭扑以恐嚇，歲計一辦，則能事畢矣。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理蕭條，饑寒切身，其則思亂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唐

代宗拜渾

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掎克豐已，股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

如召虎者乎

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猷如方叔、維翰

也周宣王命虎

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王卿士也。因荏荊背叛，王命之南征。甲行米也。周宣王命而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大鷲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

載記慕容垂

未必皆人材。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

已高祿已厚

圖惟財貨，是欲要當吝惜，爵賞以待有功。若無事之際，特遷美官，位

不養兵然而古

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

宋開寶初董遵

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者，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

養兵之實未盡

先生老矣谷曰投石超距逐粟搏豹臣已老矣使吾出辭以故勇於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注超距跳躍也或曰蒼頭撞也故勇於公戰鬪敵爭奮為主將者有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黃石公記昔良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管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為之死非滋味及也。魏吳起善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疽者起為之吮故愛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敵之如手足之扞頭目今則不然刻剝之痛勞役之苦怨詈之聲有不可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臣在邊庭嘗以朝命為大軍招兵堆積金帛無一應募者豈非以從軍之難故邪軍籍有闕則扯拽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有子弟其父母皆以賄賂上下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竄名帑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乎近聞馬軍移屯建康軍士數十年積累家業一旦蕩然倉卒貨易率皆賤售至於舟船之所覆溺道路之所死亡愁嘆之語流聞四方而又建康砦羸滅裂未免暴

言理財之實

恢復之策

露生士卒怨讎之心沮二軍勇銳之氣况望其闕如虺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兵庫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今春地雷不震泉脉不通繞晴數日而旱氣已可畏似聞江東西湖南北旱暎在甚道路之傳已謂豫章鄱陽一帶開倉放穀又如昔歲矣未知信否左右之臣不憂民窮兵怨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漢書咸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闕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舉朔方之役犁庭掃穴周厲王伐犬戎六月興師前漢匈奴傳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三年
通葬

如是而祖宗之世讎不復中原之境土不還臣其受妄言之誅如其不然豈惟恢復之功未易遽圖而意外倉卒非常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審任事之臣曾為陛下言及此而宵旰之餘亦嘗念至此否乎臣誠愚昧不達事機竊不勝其憂懼每恨身遠闕庭無路自達誠不自意聖恩不忘威命下及懇辭之際可效一言敢昧萬死一二陳之惟陛下留神省察至於上嬰龍鱗說苑云龍喉下逆鱗經尺下忤則殺人人主亦有之朝士亦惟天下裁察而保全之臣不勝萬幸臣實疾病筆畫不端遙望門庭臣無任戰慄殞越之至取進止時六詔起之而珙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記于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也注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喪大記曰大夫主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无辟也注此推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御事也辟音避此固以為

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郵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寢前詔○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太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王令德卒○冬十月金烏林谷天錫來賀生辰

丘瓊山曰金人或書女真或書金者何春秋書荆楚之例也胡安國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愚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二十一年書來聘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夫楚祝融之苗裔鬻熊者為周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承子男之舊是楚國者先王之所封也春秋猶且或書或否矧女真化外夷狄其所建之號乃其所自為稱者哉○金主幸太子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

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群臣稱萬歲。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春二月，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姚憲如金賀受尊號也。附請更受書之禮。金人不許。○

虞允文梁克家入相

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陰主張說故也。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於是宰執近習皆憚之。○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直學士院周必太、給事中莫濟、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詔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左右丞相

充其位。○夏四月，金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

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金主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六月，以令擅為安定郡王。○秋七月，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過闕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

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

三進職太學士以行。○以曾覲為武泰軍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

摧塲。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故罷之。○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時帝命選諫官，乞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三人對，皆鯁亮有

金主 曾覲

文孝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觀所薦者名文梁克家爭之不從
化文遂力求去化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
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一年孜孜忠勤至老俞篤 ○冬十二月金聰民採金銀坑冶勿收稅

貢○粥官田○朱喜資治通鑑綱目成

丘瓊山曰喜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做春秋而兼採群
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

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監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春秋以後

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學者不可不察

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西遼天禧六年○夏乾祐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

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粥管田○二月贈蘇軾為太

師○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徽州婺源人婺源縣在徽州府城西南少有求道之

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

朱熹
主管
台州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同安縣在泉州府城西南聞延平李侗學于羅

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及躬踐實而

主於居敬嘗謂聖經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

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研究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

召不起帝初即位既上封事唐制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則廷爭小則上封事按漢徵密奏皂囊封版故

輒封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

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

力之強弱觀彼豐乏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初復召入對言君父之

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

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

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彙錄之帝曰喜安

貧守道庶退可嘉故有是命○劉子翬太師忠顯公幹之仲子以分

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興化府今屬福建道武夷山在建寧府崇

安縣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學

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初熹從子翬

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始

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屏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東南以形似因名○胡憲安國從子也生而

靜懿不妄笑語必居危坐特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

之未嘗校紹興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

得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郡名今重慶府涪州譙定受易學于

頤二人往從受業又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

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

且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太田膏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

籍溪先生

白水先生

生日與學者訓節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

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不一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從憲及勉

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仕終秘書省正

字○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揚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結

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胡憲劉子翬日相

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

先生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金禁女直人母得譯為漢姓金

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

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

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睿思

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

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

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辨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故也。○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特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與張說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事樞密院事。○金初以策試國子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加論一道謂之策論進士。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按初詔改元純熙尋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遂

改序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夫祚為安南王。○二月四川宣撫使

虞允文卒

虞允文卒以鄭聞代之。○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事。○以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帝庶知其欺罔也。○以楊傑簽書樞密院事。○九月

金圖畫功臣

加曾靚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鄭聞卒。○金圖畫功臣于衍慶宮金王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群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于聖武殿之左右。庶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斜本奈王粘沒喝宋王幹離不梁王兀朮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郡王婁室楚王謀良虎魯王閣母金源郡王銀木可隨國公阿離合邁金源郡王迪古乃豫國公滿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完國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宗。○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傑罷。○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為四川宣撫使范成大為制置使。

楊甲對策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

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宋史斷曰：史稱孝宗有志復讎，惜無能輔其志者，愚切以為信然。及觀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一事，始知孝宗不足與有為矣。蓋天為宋祚，高孝南遷，正君臣泣血枕戈之秋，豈元首色荒忘戰之日？昔越勾踐為吳所敗，棲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座，坐卧嘗之，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苦。故二十餘年一舉而遂滅吳。今孝宗所遇之世固非勾踐之世也，所遭之難尤非勾踐之難也。正宜勞心焦思，嘗膽卧薪，下天下之賢養天下之士，俟天悔過，然後振揚威武，用雪讎耻，庶可以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孝宗其心草昧，遽爾偷安樂妃嬪之滿前，惡論兵之

大計遂黜楊甲寘之第五。嗟夫大難未平，武備不脩，而色荒遽作，猶謂有復讎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雖然宋之人主無志興復，豈獨孝宗為然？靖康間高宗親罹其難，幾至同滅，猶尚不思憂患以禍為樂，况孝宗乎？不然何以於紹興十一年惡岳飛言兵召其父子殺之，十四年復教坊樂工四百十有六戶也。

○夏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秋七月以劉崇之為四川總領，提舉右史。崇之領之族建寧之麻沙人與太師詒皆其同宗也。○八月以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沈復罷。○贈趙鼎為太傅，追封豐

國公。○高麗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慈悲嶺在朝鮮國平懷城東鴨綠江在朝鮮國城西

北四十餘城叛降于金。金主不受，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遂伏誅。○二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

密院事。○冬十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憲

金主不受
地叛臣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孝宗皇帝 十一

天躰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十
二月朝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以劉琪為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
寧行留守。

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

四月金主命京府設學養士。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興廢事由

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

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為純

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

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

謂太子等曰。大凡資用當務節省。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

御服曰。此服已二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宰相曰。

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回從。

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

已耳。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

既危而安。然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

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般樂怠忽。欲以

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五月安南國

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翰音。○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時龔茂良行

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詭之。會熹力辭。遂改主管武夷

山冲佑觀。冲佑觀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楊邦彥有罪。竄于新州。

邦彥至金引見。夾道皆咨。露刃之士。邦彥。○秋八月。以王淮同知

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加劉琪觀文殿學士。○立賢妃謝氏為

皇后。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春正月。行淳熙歷。○高麗致貢。

帝謁孔子

于金謝不納叛也。○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以胡元質為四川制置使。○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廣寧府名今為衛屬遼東指揮使司。○夏六月葬茂良罷以帝將用史浩故也。○以王滄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夏獻百頭帳于金。金主卻之。○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德十一年。夏乾祐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

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以陳

俊卿判建康府。○以朱熹知南康軍。○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

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挺為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

○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

留守劉珙卒。年七十五。帝聞之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

劉瑾卒

治喪不用浮屠

護致其喪謚忠肅。珙字共父少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

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卒。珙哀慕無以自

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飾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

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

官為罷燕樂。同僚有喪亦如之。將卒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

賢公徃徃効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

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在

學。謂明道程頤普官建康屬已為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

之文於壁。史范祖禹與陳唯論頤子不貳過。惟程頤能之。時雖不識

為人。乃明以自責。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辨告。至

或深自引咎。聞者皆識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立劉
建康

朱熹
言正
心術
立紀

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
恭顯文謂王佐王叔文也二人唐德宗時善書善其者以為戒
以未能為國家報雪離耻為深恨及卒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
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金命吏再犯職者悉除名○冬十一
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金尚書省擬內族呼為刺史金主不許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佐
貳官可也郡守繫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

已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

京秩○詔求直言知建康軍朱熹生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

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

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

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

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

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斯役凡流所

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

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

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

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

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記曲禮以苞苴問人注問舊遺請託之

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

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鼠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

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

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
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

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湯之患矣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春二月魏王愷卒○以子棟為

安定郡王○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

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

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

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孝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

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

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

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

能犯顏敢諫他日何均真仗節死義

許浩曰仗節死義之臣世固未嘗無也然未遇乎變群然雜處於

栻以古聖賢自期

衆人之中果何以知之乎觀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者是矣何

以知其心在於君而不愛其身乎犯顏而敢諫者是矣何則犯顏

敢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刀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

愛君而不愛其身者能如是乎然其所以諫者懼其事之未善而

欲其底於善而已君之事未善而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而必欲

其底於善况乎身任其遇而遇乎變有不忠其事乎曰是以仗義

死節非勉也當死即死而死有不避也非其依阿苟容以取容悅

則是愛其身之人矣平居之間猶愛其身則其臨難之時失節忍

耻而偷生以自免不言而可知矣其能以仗義而死節乎此張栻

所以反覆為孝宗告也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敢諫者他日能仗

義死節則於其諫其可以不聽乎其又可以罪乎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枳知撫嚴袁

州靖江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

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片具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

古先聖賢之祀枳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

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枳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

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枳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

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

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即然簽書

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

臣之冠○冬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值

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朱熹上疏極言

為率規俾守之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紀綱今宰相蒙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

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

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

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

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辭不報陳俊卿薦之趙

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故

有是命○謁禁洛李○嗣濮王士軻卒○金以衍聖公孔總兼兗州

曲阜縣令○呂祖謙作大事記

丘瓊山曰大事記者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

于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

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
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公通鑑等書而參稽自氏之說既
標其題而又為之解焉史綱之作博采群言略做此書而問有所
言論者做其解題也

辛丑八年

金天完二十一年○西遼天
禧十四年○夏乾佑十一年

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王亮為

庶人

討其弒

○二月以上款嗣漢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棟卒○

呂祖

秋七月著作即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
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傳行

名一世故其家子孫
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

孝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
心焉少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孝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
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棄君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

宰相
以人
才為
先務

朱熹
提舉
浙東

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廣箴
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八月以陳峴為四
川制置使趙雄罷○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
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
因問其人萬里即跪朱熹表樞以下六十人○九月錢良臣罷○以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飢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
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闕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郡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
米遂輯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
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
之有短喜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
脩葺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法喜倉

○十二月下朱喜社倉漢平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喜請于府得常

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后隨年歛散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
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
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
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倉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
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錢
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
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溫惡不實不實者有罰

網目斷云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是時浙東大飢薦喜提
卒喜募集米商量加賑恤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
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
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且諸路之民均被其澤矣故特書
以深予之

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抃有
罪免○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

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彬為安定郡王安定郡今

平涼府○徙朱喜提點江西刑獄喜遂奉祠喜行部至台知州唐仲

友為其民所訟喜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
西提刑未行而喜論之淮准其章不以聞喜論益力章前后六上淮

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喜喜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

事○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戾于柳州源
恃恩專恣其新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籍其家○三月知遂寧府李

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六百八十七卷○夏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

唐仲友故怨朱喜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

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

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

者必曰通鑑

陳賈請禁偽字以誣朱直

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攷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偽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真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

尤袤言道不直詆

金譯經史子書

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奸。真偽相亂耳。○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治參知政事。○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及新唐書金主曰朕所以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以留正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甲辰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十四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寧。諭太子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女守國。警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規汝甚謹。今日能舒朕憂。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再拜。辭以不講政務。乞備。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母納諛。和流涕。左右感動。○五月。金主至會寧。○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

乙巳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西遼天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于

光德殿○夏四月金主宴其宗戚于皇武殿遂還燕赦會寧府放免

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祭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

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戚

于皇武殿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於是

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陳

既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群○六月金太子允恭卒○冬十二月

帝上太上皇帝尊號于德壽宮太上皇帝○以趙汝愚為四川制置使

○金主以其孫原王麻達葛判天興尹麻達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

宮行慶壽禮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為右丞相賜名璟金

主嘗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

恐失人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后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

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

奉人才當今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

優也又曰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

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奉何耶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

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后進

用將復有幾參政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聽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

金玉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

但卿等不奉矣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之汝霖有慚

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

秀實皆節義之臣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奉也卿等當不

私親故而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者各當

面陳以輔不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

上大皇帝尊號

論宰相不才

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后世以為何如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金主
始終
如一

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
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勵精晚年與群臣議
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魏徵
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以塞責未嘗有
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又曰人皆以奉道
崇佛設齋誦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卿等君
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家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
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
往往至耄老此不思之甚也且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
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
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
嘉會事者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

用人
當自
壯年

留正
清儉

雖不聽諛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
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
旦有警軍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
為務常膳止四五味已朕飲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
曰天子亦人耳妄費妄用○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
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麓而已人服其清○冬十一月梁克家
罷○金立原王璟為太孫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年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

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

帝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救○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遺詔太上

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崩帝號慟躃踊踰二日不進膳

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

太上
皇帝
崩三
年喪

雖有此意。后来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練冠小祥之冠也。其制詳見禮記。

深衣 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

主衰經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

奄棄至卷，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

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鄭玄曰：禫也。禫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

政，不許。○帝璜如金，皓哀顏師魯如金，致遺物。金主見其中有玉器

五波瓊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

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故也。○十一月戊戌，朔，帝

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

宮則衰經執杖如初。○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

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飾。

素服視事

帝詣行禮

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

壽宮。凡遙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施師點罷。○以黃

治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思來弔祭。○三月

葬永思陵。在紹興府城內。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以光武以長沙王後

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微

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

○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

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入班，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

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

禮，后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元

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

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道李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金建女直大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

其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漸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耳鼻尚在熹力論之帝曰鼻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偽浮誕宗主謂之道李安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

林栗
劫朱
熹之
李

胡晉臣劾

朱熹論

六事

古先

聖心

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卒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得罷姑令停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接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李者為黨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秋八月恩平郡王璩卒追封信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你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言近

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七業七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聽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并之流淵觀說并謂龍大淵曾觀張說王并也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并既逐

言輔
子翼太

言東
宮之

言命
相不
得人

言振
肅紀
綱

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
 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節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
 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
 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
 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
 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闡冗庸
 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
 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衰維進之害宜
 獨使春坊使臣得待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狎奇衰維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夫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
 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
 未出而物色先定物色謂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变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
 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
 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
 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

言風
弊之

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
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蔽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
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媚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
直為得計甚者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
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
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
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為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
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
言之哉至于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夏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
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
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
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

言內
幣之
弊

諸將
措克

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
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為比較監司郡守
殿最之法漢書曰上功曰殿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
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
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
後具奏諧為廣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
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
帥矣唐裴度度帑厚以高禹頌忠武節度先是釋帥悉出晉軍中尉
帥矣所輸貨皆假貨富人倍以辭恩及禹有命士大夫曰裴常作相
天下無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垂刺如此則彼智勇材
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章奏 王事

執政 指道 孝為 邪氣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
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
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真嘗
草奏疏言講孝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
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
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
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
遂不果上

巴西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西遼天祚 春正月 金主雍卒太孫

璟立 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

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惟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

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
部断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

○黃治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參知政事葛郊同知

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謂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
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請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

休矣○蕭燧罷○更名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
尊帝為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

史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
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即位之初有
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

帝傳 位太 乎

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隣
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
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思帝之將有為也
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
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
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
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立妃李氏為皇后安陽人安陽屬彰德府慶遠軍名今為府屬廣西道

道之女也道帥湖北閩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
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
擴妃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皇后曰是婦
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

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以譙熙載姜特立

並知閣門事二人東宮舊臣○金玉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為帝尊母徒單

氏為太后○三月以史浩為太師○夏五月以王蘭知樞密院事○

周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即從而留

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

忠厚能以善道其君○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秋七月金初設

經童科○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丘瓊山曰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為之章

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熹言平生精力

盡在此書故特著之

新刊翰林攷正批點音釋綱目大全續編通鑑卷之十一終

